

25年助养“带跑”，逆转120个孩子“下坠”的人生

一位体育老师的另一场“马拉松”

“

柏剑开始助养第一个孩子时，没想过这条路能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从1995年至今，他用整整25年的时间，带着一群曾因各种原因被抛弃、被遗忘的孩子，跑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路

本报记者包昱涵、王莹

4点30分，辽宁鞍山，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下，柏剑和他的孩子们就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开启每天16公里的马拉松晨训了。

队伍里领头的是柏剑，一件白色短袖T恤、一条灰色运动长裤，中等身材，利落精悍，符合所有人印象中一个体育老师该有的模样。

可柏剑不仅仅是一名体育老师，他还是120多个孩子的“老爸”。从1995年至今，柏剑用整整25年的时间，带着一群曾经被生活抛弃、被世界遗忘的孩子，跑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路。

“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人生短短几十年，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柏剑觉得，他这辈子，是找对了方向。

拉一把：“养孩子不像种树苗”

柏剑开始助养第一个孩子时，没想过这条路能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今年47岁的柏剑是鞍山华育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辽宁葫芦岛人。他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能念书吃了不少苦头。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柏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直到今天他依然清晰记得，乡亲们拿着大筐小筐挨家挨户给他捐钱，连几毛、几分的票子都掏出来了，终于凑足了他的学费。

“能上学太不容易了，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骨子里总有一种执念，看不得身边的孩子不念书不上学。”正是柏剑的这份执念，让120多个孩子“下坠”的人生拐了个弯。

庞浩是柏剑助养的第一个孩子。1995年，大学毕业的柏剑被分配到鞍山市第二中学做一名体育老师，而庞浩则是二中的初二学生。那一年，因为家庭变故，庞浩一下从之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变成了逃课泡游戏厅的“小痞子”。家里没人管他，庞浩也不愿意回家，却唯独爱上柏剑的体育课。因为在柏剑那里，庞浩“能感受到自己是真心对待他的。”于是，柏剑的单身宿舍里自此添了一副碗筷。

“之前都是好孩子，我觉得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不能让孩子走上歪路。”就这样，柏剑一头扎进了这条助养之路。他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大多也像庞浩一样，来自破碎或经济困难的家庭，有的不愿意上学，有的上不起学。他们反叛，却又不安，就像一尾尾被命运的浪花甩到岸边的游鱼，在水边反复挣扎，而柏剑就是那一汪清泉。



▲柏剑（中）和他的孩子们。

然而柏剑没钱。一个月工资193元，三五个孩子还能勉强拉扯，十几个孩子怎么养活？

为了挣钱，柏剑试遍了各种副业。他在学校卖过盒饭，去夜市摆过地摊，承包过打扫教室的活儿，还兑过一个手机摊位。他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来工作。

但赚的都是小钱，一转眼又全花在了孩子身上。眼瞅着孩子越来越多，柏剑开始不停地搬家，从学校的宿舍到传达室，再到仓库，最后只能去校外租房，跟打游击似的一个月换一个地方。

难题总是层出不穷。第一个女孩儿来了之后，“单身老爸”柏剑彻底束手无策了，“只好一通电话把老娘‘骗’了过来，让她来帮忙照顾孩子。”

柏剑本以为母亲不能接受他的“自不量力”，一开始还和孩子们“串通”好了说辞。却不曾想老人在了解情况后，只送了他一句话，“养孩子不像种树苗，裁枝了可以抠出来重生。孩子要是走弯路了，这一辈子可能就毁了。”母亲这是选择了支持，柏剑的心一下就定下来了。

他把全部的重心放在了孩子身上。甚至和女朋友出去约会，身后都跟着一群“儿子”“女儿”。但没几个年轻女孩子能接受这一声声“妈”。于是，柏剑过上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单身爸爸”生活。

哥哥姐姐也曾经劝柏剑别再收留孩子了，他只说，“遇上了就是缘分，我看到了他们这么可怜，必须得拉一把。”

奔跑吧：谁的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

“老爸我跑不动了。”

“加油，宝贝！跑起来，你可以的！”

这段对话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刚来这里的孩子的身上。跑起来，是柏剑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

每天早上4点半，柏剑都会带着孩子们进行16公里的马拉松训练。不光是为了强身健体，更是为了更好地升学。

“来我这儿的孩子，学习或多或少都落下了一些。而走体育方向是条捷径。”柏剑是体育老师，他希望借助自己的专长，帮孩子们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选择马拉松是柏剑经过深思熟虑的。马拉松很苦，没什么人练。但马拉松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汗水。马拉松也不需要什么装备，它只需要一双鞋。“这是一个下功夫就能出成绩的项目。”

一到训练时间，柏剑脸上的笑容“吧嗒”一下就不见了。孩子们都知道，“老爸”在训练期间一向说一不二，专注而威严。

小孩子跑不动了，就让大孩子拽着、推着他们跑。大孩子想要跑得更快，就拿绳子连着车，边听音乐边跟着车跑。最难熬的冬天里，孩子们里面的衣服是汗湿的，但“睫毛和头发上全是冰”。

“体育竞技，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不断挖掘出你的潜力。”柏剑总和孩子们讲，成长中的苦难是财富。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孩子们也都懂。“刚开始觉得苦，后来看大家都在努力跑，就不觉得了。”“我从没想过放弃，因为老爸说要靠这个吃饭。”“必须得给自己跑出一条路来，用命跑。”

让柏剑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争气。

他们在各项赛事中拿回来的奖牌奖状，摆满了家中整整一面墙。这也成了他们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体育特招。西安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如今，从柏剑身边走出去的孩子中，已经出了48个大学生，8个走

上了专业运动员道路，还有12个去部队的。孩子们骄人的成绩让柏剑坚信，“带着孩子们跑的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老爸促使我的人生转变。”“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老爹永远是我的偶像。”在孩子们眼中，柏剑无疑是伟大的。

但柏剑说，“路都是他们自己拼出来的。我带他们跑起来，他们还要自己跑下去。”

穷开心：一种属于大家庭的快乐

最开始当“老爸”的那几年，柏剑还没有实现心态上的转变。他更像是一个教练员，闷头带着孩子们往前冲，拼成绩，但前景看不到更多。

变化总是来得悄无声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柏剑想得更长远了，他开始真正以一个父亲的姿态去琢磨孩子的未来，考虑那些伴随孩子一生的事情。

“我想让他们了解，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柏剑让每个孩子在A4纸上写下自己的优点，至少写20条，贴在家里的墙上。每天早上还要进行1分钟演讲，就讲自己的优点。

好多孩子刚来的时候像块冰，又冷又硬。他们不会与人沟通，更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是柏剑用心用爱一点点融化了他们。

在庞浩看来，柏剑把他们引向了一条更健康的成长之路。“他就像一个保护罩，把所有不好的辐射都隔离在外面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柏剑永远都是阳光向上的。庞浩把他比作一个没有出口的气球，“好像压力再大也不需要发泄，没有出口，至少在我们面前没有。”

最吓人的一回，柏剑为了找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急得一头撞上了门梁，直接把自己撞进了ICU。但即使在鬼门关走一遭，柏剑醒来的第一件事仍是向孩子找回来了没有。

25年，柏剑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也在带孩子们训练的过程中，落下了腰脱、跟腱断裂等伤病，时不时就发作。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差点起不来床，但还是每天带着孩子们跑步，不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

只有一回，柏剑的“二儿子”赵勇见到了“老爸”的脆弱时刻。那一年，柏剑又搬了家，是个毛坯房。为了省钱，他带着孩子们自己搞装修，非常疲惫。

一天夜里，睡不着的柏剑拉着赵勇喝酒。“我爸爸没有酒量，他喝一瓶就高了，然后开始哭，边哭边问我，要是哪天他不行了，我能不能接管这些弟弟妹妹？”陷入回忆的赵勇禁不住哽咽，“我哪能让他不行呢，我不能让他有那一天。”

柏剑说，有头发谁也不想当秃子。他现在养在身边的“儿女”有26个，同时供养这么多孩子还有大学生，钱永远是绕不过去的坎。

练习体育的孩子饭量都大，一天一袋大米不在话下，菜也是奔着四五斤吃。柏剑哪怕再精打细算，一个礼拜光吃饭也要一千块钱。更别提还要买衣服、买跑鞋……最难的时候，家里一年有五六孩子考上大学，学费怎么也凑不够，柏剑急得咳了血。

“很多人觉得我们傻。但我们就是一家子

在一起，吃大锅饭，睡大炕，特别开心，穷开心。”柏剑的二姐看得透透。

她这些年一直帮柏剑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其实每天都很累，只要不到躺下睡觉的点，手里就都是活儿。但也挺快乐的，大家庭的快乐和小家庭不一样。”

去年10月，大龄新郎柏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婚房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在孩子宿舍里面隔出来的。但婚礼那天，柏剑家门口的街上站满了人，“孩子们全回来了。”

梦想家：“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柏剑觉得，总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我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我知道我父母一直帮着照顾我们村好几个孤寡老人。”

所以柏剑想，等他有能力，他也要帮助别人。“人要有格局，不能总想着自己那点事。”

在柏剑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家训：“天道酬勤，自强不息。心系天下，大爱无疆。”柏剑想让孩子们也学着理解这种格局，学着更多地理解他人。

在柏剑这里，很多孩子都是带着心结来的，和父母，和原生家庭。他们不被人理解，柏剑问，他们也不愿意说。“父母是孩子的根，不连那个根，孩子心不定，没有归属感。那就帮他们把这些理顺。”

于是，在训练之余，柏剑专门留出时间让孩子们诵读一些经典书目，包括《论语》《孟子》《诗经》等等。“我想让他们静下心来，通过学习经典去感悟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孝顺，比如感恩。”

事实证明，柏剑的法子是奏效的。

17岁的罗伟对此深有体会。“老爸让我们变得比以前更懂事，我慢慢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了。”5年前刚来时，罗伟还是个老打架的“刺头儿”，而现在他已经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小总管”了。在柏剑的帮助下，罗伟也和妈妈达成了和解，“每年过年会回去看看妈妈。”

朱洪伟觉得，柏剑享受的就是助人这个过程本身，“帮助别人会让他更快乐。”

朱洪伟是柏剑最骄傲的孩子之一，去年刚从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可能做不到老爸那种境界，但大家都有这份心，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是让柏剑最为欣慰的“成果”——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学会了为他人着想，长成了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庞浩则对于这份影响有些后知后觉。“我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发现，柏剑对我的很多影响，都是润物无声的。甚至我现在对我孩子说的话，和当年他对我说的一模一样。”

柏剑说，孩子们就像他撒出去的种子，到不同地方开花结果了。

这25年，柏剑活得像一个梦想家。孩子们来来往往，柏剑的户口簿薄了又厚，厚了又薄。那就像是他的功勋簿，镌刻了无数值得回忆的幸福时刻。

“我觉得值。”柏剑笑得坚定，时间的纹理爬上了他的眼角眉梢，但那份风发的少年意气不减当年，“只要还有孩子过来，只要还有孩子需要我，我就会一直走下去，和他们一起走下去。”

黄河阻泳第一人：“捞上来的都是死的，我撵走的都是活的”

一个山东农民的黄河“防溺阻击战”

本报记者王志

每年暑假，全国多地都会发生学生溺亡事件，屡屡给暑期安全敲响警钟。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指出，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遏制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溺亡事故刻不容缓。

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黄河街道，自2011年以来，王家圈村农民工王和新每到夏季，就会每天拿着大喇叭在黄河边巡查，甚至不惜以身试险步入黄河险滩，劝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下水游泳，并自掏腰包走进300多所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课。在他的带动下，当地阻泳志愿者队伍发展到300多人，26.6公里长的黄河章丘段多年保持“零溺亡”记录，王和新也因此被称为“黄河阻泳第一人”。

“之前都是好孩子，我觉得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不能让孩子走上歪路。”就这样，柏剑一头扎进了这条助养之路。他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大多也像庞浩一样，来自破碎或经济困难的家庭，有的不愿意上学，有的上不起学。他们反叛，却又不安，就像一尾尾被命运的浪花甩到岸边的游鱼，在水边反复挣扎，而柏剑就是那一汪清泉。

“少一个溺水悲剧，就多一个幸福家庭。”今年49岁的王和新经常说起这句话。在黄河边生活了半辈子的他清楚地记得，2011年8月20日，暑假即将结束，正在吃午饭的他突然接到电话，同村一名高中生掉进了黄河里。他连忙骑上摩托车赶到黄河滩，岸边已聚集了几十名赶来救援的村民。

原来，王家圈村的8名男孩闲暇时到黄河岸边玩耍，一个孩子到河边洗手的时候脚下一滑，不慎落水，同行的一名高中生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救人，结果自己没能上来。

熟悉的王和新与村民们持续下水救援了

4个小时，当高中生被带出水面时，胶体已经僵硬。急救人员脱下白大褂盖住了孩子，而孩子母亲则疯了一般扑倒在孩子身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他的名字，王和新和在场的其他村民无不泪流。

“17岁，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开学读高二，就躺在那儿了，谁能不难受？”王和新说，溺亡男孩是他同宗的侄子，“平日里见了我总会叔长叔短地叫着，热情又礼貌”。

九曲黄河急，陡滩漩涡深。黄河章丘段有26.6公里长，王和新深知，水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由于水流冲刷，水下地势多变，沟壑暗藏，往往前脚不过膝盖深的河水，后脚就能没过人的头顶。

记者跟随王和新来到黄河街道常家村村北的一处黄河边，他找到一根四五米长的长杆，站在岸边将长杆伸向水里。当伸到离岸一米左右的地方，河水只有几十厘米深，再往前一伸，长杆立刻没进去了。

“黄河水流急、陡滩多，溺水后难上岸”。每年夏后，不少大人和小孩喜欢到黄河边乘凉玩耍。特别是农村里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他们对水面下的危险一无所知，一旦落水，一口呛水便能致命。2011年，与王和新邻村的四名花季少年也因溺水命丧黄河。

“生命只有一次，水面下的危险无处不在。”在王和新看来，造成青少年溺水的主要原因是孩子们贪玩的天性和对水下危险的无知，只有让他们远离危险水域才是避免悲剧发生的最好办法。从那年起，在炎炎酷暑的夏季，他每天都到河岸边巡防，进行义务阻止。

“这个地方有陡滩很危险，不信我给你们试试！”在2012年的一次阻泳中，几个孩子在黄河边打闹嬉水，怎么都不听劝。又气又急的王和新只好亲自下水演示，上面视频里的危险情景把孩子们当场吓呆了，他们点头应允着离开了。

没想到，孩子们走出十多米后突然集体转身向王和新鞠了一躬，大声喊道：“叔，谢谢你，我们记住了。”那一刻，下水后的王和新虽然身上有点凉，但心里却是暖暖的。

“捞上来的都是死的，我撵走的都是活的。”从此，只要是劝不走的，王和新就采取“你不上来我就不下去”这一以身试险的冒险做法。为了让人们心服口服地离开，下水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遇到还不听劝的，王和新就让学校和家长进行再教育。“亏了你啊！孩子不听，就算是打他，命还在。一旦淹死，命就再也回不来了！”邻村一个孩子的母亲感激地对他说。

自掏腰包到300多所中小学讲防溺水安全课

“去阻泳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安全教育前置才是避免溺水悲剧发生的最好方法。”2012年，王和新联合电视台拍摄了他真人实景下水演示的防溺水警示片《致命的河流》，并开始自掏腰包走进各个校园，免费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他还用脸盆让孩子们通过口鼻入盆的方式进行溺水体验，明白溺水的危险。

九年米，王和新先后走进济南、菏泽、滨州等市的300多所中小学，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从刚开始被不少学校婉言拒绝，到如今各个学校都主动邀请他去讲课，王和新觉得很值。

由于暑期每天巡河，王和新不能外出打工，有的村民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妻子王连英也经常抱怨：“人家的男人都出去挣钱，他还从家里往外拿钱，就像着了魔一样，管也管不住。”

王和新家里种了12亩地，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在忙。面对妻子的抱怨、别人的讽刺，他几次想要放弃，但一想到有孩子可能在黄河里溺水，他就坚持了下来。

在总结王和新阻泳做法的基础上，黄河街道积极探索“阻泳+扶贫+留守儿童托管”的阻泳新模式，从沿黄河的12个村庄挑选出24位贫困户老人